

你不拿我当屋盖 我也不拿你当茅匠

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未收录的“改革故事”之三

□李昌平

周沟乡没有公办小学,只有一个容纳300人的公办初中。80%初中生和100%的高中学生不得不到外乡镇上学。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,新办容纳1500人的“新周沟中学”,将原周沟中学改为“周沟中心小学”。

为周沟乡的教育发展,党委和政府无数次向县政府和教育局报告,希望得到资金扶持,并解决必须的师资力量。可是县政府和县教育局一毛不拔,用“人民教育人民办,办好教育为人民”搪塞周沟。于是,周沟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自力更生,全乡人民分三年集资300万办学,建校所用的土地也由全乡各村分摊。1993年,政府在周沟乡集镇边上圈地100亩,学校上马了!

学校圈地上马后,土地管理局多次上门,要求给他们20万元规费,再由他们帮助补办征地手续。办手续!这不是十万、八万可以搞掂的事。乡长说,土地部门简直是逼犏牛下崽!县土地部门分文没有得到,绝望地将周沟乡非法占地100亩的“重大违法案件”,上报到了省土地厅,并列为全省“重点违法案件”。

省市县三级土地部门,每月都发出停建通知,并要求追究周沟乡主要领导的责任。最初,周沟乡领导一班人虽然对上级的“执法”置若罔闻,但还是坚守“热情接待”的底线;到最后阶段,土地部门不得不进入追究责任阶段了,周沟乡干部于是摆出一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架势,连接待“上级执法人员”的人也撤了。

1995年某日,省土地厅和荆州市政府分管土地工作的领导同志,在监利县主要领导的陪同下,杀气腾腾地开到了周沟乡,作出两个决定:一是成立专门班子,对周沟乡“重大违法案件”进行调查,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;二是立即停止周沟中学建设。追究周沟乡主要领导责任,我没有权力说话,但要周沟中学立即停工,没有我表态是不行的。各级领导都期待我有一个好态度,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。

会议开了快3个小时,我就是一言不发。各级领导声色俱厉的“表演”后,得不到我的回应,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收场。县长终于发火了:昌平,你他妈的一言不发,这是什么态度?

你不拿我当屋盖,我也不拿你们当茅匠!我心里这样想。

我终于站起来,慢慢地开始了我的诡辩:组织上马上撤我的职,我也没有怨言。但有几个问题我不懂,要请教各位领导。请问各位领导,周沟中学是政府的公办中学还是村民集体的民办学校。如果是政府办的公办中学,就请县长或教育局局长出钱办征地手续,周沟乡政府可以当甩手掌柜;周沟的老百姓不仅不出钱,还要得到一大笔土地补偿费;如果在建的这个学校是农民集体办的学校,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办农民自己孩子读书的学校,这是农民“自治”范畴内的属于周沟农民的“家事”,是不必要惊动你们这些大领导的。各位领导,你们官大权大,但为人民服务,你们什么屁事都不想做!我也不管了。你们看着办吧!

“既然周沟乡领导是这样的态度,我们也只有依法办事了”。省市领导们就这样收场了。

据说,县长第二天就赶去省土地厅作了检查,并承诺尽快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。没过几天,县长以新建周沟中学的名义找省教育厅要了一个项目,用项目资金补办了征地手续。

省“重点违法占地案件”,还是“重点督办案件”,这么大的事,就这么了!

幸福来自一瞬间

□周兵

有这样一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。说的是从前,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谈论什么是幸福。

穷人说:“幸福就是现在。”富人望着穷人的茅舍,破旧的衣着,轻蔑地说:“这怎么能叫幸福呢?我的幸福可是百间豪宅,千名奴仆啊。”

可是,一场大火把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,奴仆们各奔东西。一夜之间,富人沦为了乞丐。

七月流火,汗流浹背的乞丐路过穷人的茅舍,想讨口水喝。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,再问他什么是幸福时,他回答说:“幸福就是此时你手中的这碗水。”

台湾作家张曼娟有篇《不要问我拥有什么》散文里说到:所谓的幸福,并不在于我们拥有的东西,而是一种心态……幸福,也就是一种不必担忧的状态。一个忙碌的职场妇女,加班一个礼拜后的星期天,睡到中午才起床,蓬着头穿着睡衣,胡乱煮了一碗泡面吃,忽然觉得很幸福。法国女作家沃尔夫也这样说,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,尤其作为一个女人,然后躺在家里,很随意地翻动着书页。

口渴了,水就是幸福;困了累了,床就是幸福;饿了,粗茶淡饭也是幸福;生病的人,康健了更是幸福。用一种平常的心去感受此刻生活的宁静、悠闲,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涌上心头,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幸福。

幸福往往很短,短得容易使人遗忘。懂得去珍惜那瞬间已拥有的幸福,远胜于去追求那虚幻飘渺的水月镜花。禁怀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有两首禅诗,叙述平平,却意境高远,一首是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另一首是“闲居无事可评论,一炷清香自得闻,睡起有茶饥有饭,行看流水坐看云。”

保持淡泊心境,欣赏体验生活,品味感悟人生,便是一种超然脱俗的幸福。那来自一瞬间幸福,便可以常驻心间。



抠门儿的肖老板



许青天作

□李想

在国庆长假里一次友人聚会的酒席上,我结识了一位现代版的严贡生或葛朗台式的老板人物。想起他,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姑且将其化名“肖俭”,而所述故事则全是真的,不带半点虚构成分。

肖俭,现年五十挂二,土生土长的福州人,早年曾“上山下乡”,回城后分到一个街道办的饲料厂当工人。那时他的家境贫寒,讨不起城里的姑娘,便娶了个郊区农家女子做老婆。改革开放初期,他所在的街道小厂跟一个港商合资开办了一家大型饲料厂,他当上了供销采购员。当时的中国大陸正是百业待兴,连家畜和鱼虾吃的饲料也是抢手货。肖俭赶上了好时机,况且供销采购的活儿又是一个“肥缺”,多年走南闯北地买配料卖成品,使他积攒下自己的第一桶金。拥有数十万元资本的时候,他看准市场行情,依托母公司的需求,先后租用农房因陋就简地办了两家自己的原辅料加工小厂。从此,他的财源虽谈不上滚滚而来,也是涓涓不断了。如今他的财产竟积累了多少?据一位老朋友评估:“百十平方米一单元的市区住宅两套,占地两亩的别墅一幢,两间饲料加工厂,加上存放在银行的‘一般等价物’,他的财产少说也有一千万哦!”

身家千万的肖老板抠门儿的趣闻太多了,就说他那幢别墅吧:前些年,他眼光超前地在城乡结合部耗资六七十万买了两亩地。去年夏天,肖俭自己设计自己买材料自己雇工,累掉了一身肥肉,终于盖起一幢四层的豪宅。别墅梦圆之时,按本地习俗要请亲友大吃一餐。肖俭倒是显得格外豪爽,对朋友放话在先:“不收红包不收礼,兄弟们带一张嘴来就行了。”

几个朋友顾及礼数,商定赴宴时每人出两百元的红包,还另外凑了几百元买了两大挂鞭炮和一些礼花,想为老肖的别墅落成之喜添点热闹气氛。那天晚宴,肖俭收下了礼花和鞭炮,却始终没见过他去燃放,朋友催了好几次,也都被他搪塞过去了。

肖老板为啥不舍得放鞭炮的谜底暂且不揭。话说饭局前老肖领着朋友们楼上楼下地参观他一手打造的别墅,其奢华富丽的程度着实令人大开眼界,艳羡不已。不过,细瞧一番,肖老板抠门儿的本色便露了出来——

“肖老板真会过日子呀,连点天水也不让它白白流掉!”一位朋友指着豪宅屋檐下很不协调地立着的两口土里土气的大水缸。听肖俭的女儿说,那是他爸爸用来接雨水的。接来的雨水,肖老板自有两大用途:一是浇淋花木,二是充灌私家泳池。大家走到泳池边一看,里边贮存的水只深及脚踝。

有人摇头叹道:“单靠接这么点儿雨水,这泳池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派上用场啊!”大家明白,老肖是舍不得用自来水灌泳池。

“肖太太真能干呀,还自己动手搓洗衣服啊!”正用搓板洗衣服的肖太太听见客人夸奖,便答道:“趁现在还干得动就干一点儿,活动活动筋骨也不错嘛!”其实,一台崭新的全自动洗衣机就搁在她身旁,只是她舍不得掏去那一层塑料薄膜,更舍不得耗电耗水吧。看来,肖老板抠门儿的毛病也传染给了太太。

“这螃蟹和贝壳类海鲜最好趁它们鲜活的时候就吃掉,不然等死了变味了再吃,弄不好会闹肚子。”参观时,有朋友留意到厨房的水池里浸泡了许多生猛海鲜,于是建议老肖若是短时间内吃不完,不如煮熟这些鲜活物存放在冰箱里。不过有个眼尖的朋友发现,老肖新买的三门大冰箱跟他家的洗衣机一样,那层塑料膜依然舍不得扒掉,纯粹是个摆设。

谁料想,朋友的话竟一语成谶。那次庆宴后的第三天,肖老板夫妇和两个女儿晚饭后不久就上下吐泻,当晚一家四口全部住进医院,诊断结果:正是吃了腐败的海鲜而引起食物中毒。

俗语说:“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”就在肖老板一家人食物中毒治愈归家的当天,肖老板又被一伙穿制服的人簇拥着押进了派出所,在班房里蹲了一个通宵。原来那天在豪宅庆宴上,肖老板没有舍得燃放的鞭炮和礼花,第二天就被他拿到一家小杂货店寄卖了。

不幸的是,那一阵子正赶上

福州郊区接二连三地发生鞭炮作坊爆炸事件,几处爆炸点的多座居民楼都被夷为一片废墟,炸死了不少人。为此,福州地区查收鞭炮风头正紧,肖老板寄卖鞭炮的那间小杂货店也被查了。店主供出肖老板留下的名片,“联合执法队”叫店主打电话给肖老板谎称鞭炮已经卖出,肖老板喜滋滋前来取钱时却被逮了一个正着——鞭炮和礼花全没收不算,还被“清”到派出所作了笔录,并被罚款五百元。

长假那次友人聚餐,一位朋友还悄悄向我透露,穿在大腹便便的肖老板身上的那件T恤衫,还是五年前他们一块去泰国旅游时在同一个地摊上买的。肖老板为买这件T恤光砍价就砍了一个多小时,连去一个海岛的观光项目都放弃了。我好奇地问:“那件T恤的成交价是多少?”朋友答:“二十泰铢,折成人民币也就五元钱吧。”

精明过人的肖老板算错小九九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朋友笑谈,前些日子,同事发现肖老板每天骑摩托车到公司时都带着两个塑料桶。带塑料桶到公司干什么?原来,他就为了占两桶水的小便宜。一位老朋友正儿八经地跟他算了一回小账:“如今汽油涨价,那点水钱怎么抵得上你摩托车来回耗去的油钱呢?你这分明是花三块钱油钱去挣两毛钱的水钱嘛!再说了,你骑摩托带两桶水也不安全呀,万一摔伤了,去医院岂不花费更多吗?”听说,肖老板诚恳地接受了朋友的这一合理化建议,打那以后,大家再也没见他提着塑料桶到公司打水往家里运了。

■财富漫谈

草根经济:一国之本

□张晓晖

古典经济学最初只把土地和劳动归为生产要素,正如亚当斯密所说,“土地是财富之母,劳动是财富之父”。从那时起,劳动就被看得很重要,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人投入了劳动。

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纳斯教授来北京了,与经济学奖得主不同的是,尤纳斯并非以学说闻名于世,而是以身体力行著称,作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,专门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,是专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。央行领导也表示要给乡村银行开“绿灯”,而且我国已在五个省开展了小额贷款试点,现在又把尤纳斯请来了,也许中国的乡村银行不久会成为现实吧。

古时候,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对农民也会有一些“利民”的政策,特别是荒年,地方政府会分发一些种子、农具甚至口粮来扶持农民的耕种,一般是秋收之后归还,或者以劳役“还贷”,也就是“以工代赈”。统治者很明白,如果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,朝廷也难以得到持续的财政收入;另一方面,一旦农民难以生计,就会卖地,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,而后就是卖儿卖女,当卖无可卖的时候,就可能铤而走险。不是吗?一句“闻王来了不纳粮”,大明朝就完了。

中国的三农问题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,不能说政府没想办法,老少边穷地区都曾给过不少支持,但输血毕竟代替不了造血。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生活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,但农民获得的主要是政策的放开,金融支持的力度很小。当然,从这几年来看,还不仅仅是金融支持力度的问题。

就一个经济体来说,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,政府是心脏,大型企业是骨骼,心脏本身并不造血,其作用是调节血液循环;大型企业造血,但仅仅靠大型企业的造血量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机体的需要,更多的造血机能靠难以计数的血细胞,如果细胞不造血,那就麻烦了。

经常看统计报告,大型企业创造的GDP占经济总量的多少,利润又占多少,但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恰恰意味着民间经济的不发达,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不尽合理。现在,一提起民营经济,很容易联想到利益集团,或者是豪门巨富。但事实上,民营经济中资本包括千千万万的乡村企业、作坊企业、地摊企业,也就是草根经济。遗憾的是,草根经济在这几年萎缩得很厉害。

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数据,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3169万,而到了2004年,这一数字锐减为2350万,6年减少了810万,年均减少135万户。

我们时常看到城管如何对小商贩围追堵截,如何砸摊子,两个群体对立如何尖锐,但仔细想想,未必都是城管的问题,从根本上说,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草根经济?

一整顿市容,就想到清理小商小贩,一谈到规范,就想到办理各种许可证、准入证,顺便抬高价格,收取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费用。最后人家赚的还不够“上供”的,谁还干得下去?于是,本来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们反而变为需要政府救济的对象。如果就这样吃救济,一个民族的勤劳和创新精神无疑会受损,不给救济,后果又不堪设想。

有人说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不是富人太富了,而是穷人太穷了。笔者以为有一定道理。穷人什么都干不了,当然会穷,而且会穷下去,越来越穷。

一个国家要稳定,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个盼头,让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希望,过去的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是盼头,现在本科—硕士—博士是盼头,老百姓能够从田间地头走向摊位作坊,也是盼头。盼头很重要。

因此,小额贷款就成了久旱甘霖。提一个大胆的设计,如果把巨额的扶贫资金变成贴息贷款,广大农民兄弟岂不有了脱贫致富的盼头,还愁荒漠不变成绿洲?

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,给我一个支点,我能撬动地球。用支点来比喻金融支持可能再准确不过了。

当然,金融支持仍然只是一个方面,用时髦的说法,发展草根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,还得把好事办好——

小额贷款一定要确保落到老百姓的脑袋上。这不是杞人忧天,当初某汽车企业给贫困学生的捐款居然分发给一些地市级干部子女,好像咱国家实在是找不到穷人了;

小额贷款要自觉自愿,想当初王安石变法,给农民发放贷款,到了地方上变成了强迫农民贷款,弄得怨声载道,本来是好事,办砸了;

要理解草根经济的草根特性,别逼着人家升级换代,跨越式发展,要给出诸多的配套政策,比如税费、摊位,允许人家民宅商用,别逼着人家租写字楼,进大商场,最后赚不到钱,还不上贷款;

草根经济是最能吸收就业的,草根经济发展了,人们有活干了,就能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发财梦想,社会也就和谐了、稳定了;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创造财富,国家也就发展了,强大了。在某种程度上说,草根经济虽然不起眼,却是一个国家的根本。
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据专家说,防止土壤沙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草。



■财富笑话

坐节目单上

爸爸带4岁的丹丹去儿童剧院看演出,在售票窗口他打听听座位的价钱。售票员说:“一级票100元,二级票80元,站票50元,节目单5元。”

丹丹听后小声对爸爸说:“我们就坐在节目单上吧!”